

□刘志勤

不久前,游览巴黎。漫步在法国总统府前的环形马路上,马路不宽,仅仅是两个车道。车辆虽然很多,但是没有出现拥堵,一切显得有条不紊,秩序井然。走到临近香榭丽舍大街时,看到一家设在路边的餐馆。餐馆小巧雅致,餐厅内有十多张餐桌,但均已有了预订,我们只好在餐厅外面的餐桌落座。这里只能放下两排餐桌,中间是过道,虽然有点拥挤却也舒适。因为正是下班时段,路边人车人往,车去车回,但是没有丝毫嘈杂和混乱。用矮灌木隔离的用餐人和外面的形形色色的路人互不影响,仿佛都没有在对方的存在。

这样的恬静安宁对我们这些来自拥挤不堪的北京的人而言,真是久违的梦想。沉醉于巴黎式的宁静中,我们竟然一时忘记点餐。服务员毫无催促之意,每次总是友好地暗示我们是否需要什么帮助。当我们询问哪种红酒最好时,服务员微笑着说,酒的美味首先要和当天的天气及心情相匹配,其次才是和所享用的食物互联。他推荐了一种品牌(在国内从未见到过)让我们品尝,的确清纯味爽。

我们周围有十来个餐桌,居然听不见大声喧哗,好像人人都在窃窃私语,恐惊旁人。这样的斯文让我们这些来自热闹国度的客人真有几许不适应,不自在,我们似乎总有点什么憋在心里想爆发出来。但是,看到周围的客人、行人都是那么平静祥和,我们的心境也变得异常安宁。太阳落山了,远处的彩霞渐渐退出天幕,华灯初上,行人依然匆匆,汽车照常川流不息,不远处埃菲尔铁塔的灯光把天空映得绚丽无比。我们一边品着美酒,一边细嚼着美食,真的希望时间能够暂时停止,哪怕是短短的几分钟。“宁静”或许就是一种修养,是一种德行,而能够享受这种宁静,则需要一种造化。

当我们正陶醉在仙境般的意境中时,我无意中看到旁边餐桌底下正卧着一只老鼠。这个老鼠个头不小,至少半尺长。开始,我以为是只死鼠,细看发现它正在呼呼大睡。我吃了一

让“贤惠”归来兮



惊,感到不可思议,下意识地提醒旁桌的客人注意脚下。

原以为对方会大喊大叫、惊恐万状,我甚至为这两个女宾打抱不平,如果是在国内餐馆遇到这事,餐馆老板算倒霉了,一场火药味浓浓的辩论肯定免不了,至少会和餐馆交涉,先找当班的经理,不行就叫老板来说明白,挖根源:为什么会有老鼠在此?为什么会让老鼠趴在他们的桌下,是不是老板想害死客户?不是一直用老鼠肉招待客户……不把老板整成老鼠誓不罢休!最不济,这

顿美餐不全免单,也得打个半折。如果不同意,就发照片上网,非让你老板“倾家荡产”不可!

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在设计着各种版本的剧本,猜想着事件的最终发展方向和结局。但是,中国式思维在巴黎街头未能成真:旁桌的两位女士只是微微一笑,似乎不想让这件事影响了大家的食欲和清静的气氛,仅仅小声地把餐馆的服务员叫到身边,指了指脚下那只酣睡的老鼠,还做了个鬼脸,竟然一句话也没有说。服务员毫

不掩饰自己的惊讶,急忙把餐馆主管急急匆匆请过来。那只老鼠早已溜之大吉,消失在灌木丛中。

我原来认为会有一场“激动演出”的想法泡汤了,这么“大”的事,居然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落幕了。这让看惯这类热闹的我们多少有些失落,因为如果换在其他国家,例如中国,这只老鼠肯定会成为一个“大剧明星”,用餐人决不会放弃这么一个“大好机会”,肯定会和老板争吵、辩论,经济赔偿、精神赔偿等都会搬到台面上来,而网络也会像被打鸡血一样无比亢奋!可是,在巴黎,在香榭丽舍大街旁,爱丽舍宫旁边的餐馆里,两个漂亮时髦的法国女士,一个肥硕的老鼠,多么好的情节素材,竟然静悄悄地结束了!

“客人失去了一个维权的大好机会”,同行的朋友不无揶揄的话引得大家会心一笑。巴黎尽管有太多的故事,但是,这个老鼠的故事却让我们久久不能释怀。我们对那两位女士由衷地敬佩和崇敬,被她们的“贤惠”所感动。

“贤惠”曾是中国人的传世美德,现在却似乎有些“久别重逢”的感觉。时下有太多的中国人早已经不知“贤惠”为何物,在金钱和利益的驱使下,人们在过度消费祖宗留下的一点点“贤惠”,为了一些微小的事争得头破血流,六亲不认。当人们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一些琐碎的“维权”上时,却没有发觉自己也变得琐碎和猥琐不堪了。

文化,实际上就是一种德行、一种品位、一种修养、一种尊重的载体。不需要有太多的历史沉淀和知识积累,文化同样能够灿烂,其实只需要一点点的“贤惠”而已。如今的人与人之间似乎被利所困、为益所惑,难得“贤惠”一下。然而,没有了“贤惠”,也就没有了文化,也没有了人情。“贤惠”是文化的灵魂,更是社会的精髓。缺乏“贤惠”的社会,一定是个没有人味的斗兽场!

“贤惠”归来兮!因为当今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“贤惠”的回归。

(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)

碎碎念

生活没那么多弯弯绕

□王纯

我的姥姥性格直爽,大大咧咧,说话做事爱直来直去,以至于别人都开玩笑说她“没心没肺”。

姥姥的邻居是个长着玲珑心的妇女,她爱占小便宜,见姥姥没多少心眼儿,就暗地里耍起了小聪明。她像一只贪婪的蚕,每季播种的时候,都不声不响地侵占姥姥家的土地。几年过去了,谁都看出她姥姥家的地被她“蚕食”了不少,姥姥却糊里糊涂地睁只眼闭只眼。当姥姥家的地被她霸占得越来越多,姥姥急了,把脚一跺,当着众人的面挖出当时分地的标记,那妇女羞得差点钻进地里去。大家没想到,姥姥把当初分地的标记记得那么清楚。姥姥说:“怪只怪她太贪,不然我不会撕破脸的。我这个人呢,没那么多弯弯绕,但我不傻。”

不过,自认为不傻的姥姥这辈子吃了不少亏,百分之九十都是哑巴亏,她声张不抱怨,只说:“值啥呢?随它去吧。我没那么多弯弯绕,懒得争长短。”的确,姥姥就是这样一个人,不喜欢跟别人争输赢,也不喜欢计较得与失。

我以为,姥姥活到了80多岁,吃的盐比我吃的米还多,过的桥比我走的路还多,一定积累了些智慧,不再那么“头脑简单”。有一年,别人劝她立个遗嘱,不然将来子女们分遗产会闹纠纷。姥姥听了哈哈大笑:“我的儿女们和我一样,没那么多弯弯绕,多点少点都不在乎,闹不了纠纷。”瞧见没有,姥姥80多岁还是这种性格。

我的老妈和姥姥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,单纯得实在够可以的。那年,本来老妈可以接姥爷的班,去税务局工作,税务局可是别人虎视眈眈的好单位。可老妈呢,既不肯给领导送礼,也不愿和别人竞争,就那么听天由命地傻等。结果,等来了一场空。老妈也不生气,照样埋下头来该干啥干啥。我听说这事后,对老妈说:“妈,你当时稍微用点心,去了税务局,我们就都跟着你享福了。”老妈淡淡地说:“用啥心,我没那么多弯弯绕。现在这样不也挺好的吗!”好啥呢,老妈这辈子干农活,照顾一家老小,活得够辛苦的。可她有一颗知足的心,随遇而安,平静地过着日子。

我呢,也是单纯到家的主儿。师范毕业的时候,按照成绩,我本来可以分去一所重点中学,却因为没那么多心眼儿,被别人挤掉了,去了一所普通小学。不过,我没有抱怨,踏踏实实工作。一年后,凭工作成绩,我被调到那所中学。我心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,生活却总能七折八转,赐给我一个美满的结局。还有婚姻,当初老公也是看中了我的单纯。现在,老公偶尔会说我:“你呀,让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呢!”我笑嘻嘻地说:“我没那么多弯弯绕。再说了,有你保护我呢,谁敢卖我呀?”

有时我会想,那些精明透顶的人,他们的肠子也该是九曲回肠吧,一件小事也要琢磨得滴水不漏,那得多费心劳神呢?而我从家族里“世袭”了单纯的本性,生活得简简单单,直来直去,清清白白,这样真的挺好的。

我的姥姥今年86岁了,我的老妈61岁了,身体都很好,我想,“没那么多弯弯绕”就是我们这个家族的长寿基因吧?

名家言

30年前的留言

□刘武

大学毕业30年后回母校,在同学聚会上,一位女同学问我:“你还记得毕业时给我的留言吗?”

她这一问,让我想起了当时的情景。那个夏天眼看要毕业分手了,我们每人准备了一个笔记本,请自己的好朋友、同班同学在上面写一句临别赠言,再送一张照片贴在留言的地方。就这样,别人给我写,我也给别人写,我那个小本基本上写满了。我前前后后少说也给五六十个人写了留言,为了显得与众不同,也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恳,我给每个人写的内容都不相同。

按说,写了那么多留言,要单独记得哪一个的留言实在太难了,但我偏偏对自己给这位女同学的留言却有一些印象,原因是因为她的名字与一个非洲国家的名字相同,所以我就把那个非洲国家的名字写在留言里了。当然,毕竟时间太长,我并不记得那段话具体

是怎么说的。

后来,她在微信中告诉我,当她从我的书中知道我去非洲那个遥远的国度后,她就想:“他真的做到了!”

她告诉我,我当时留给她的赠言是:“如果我跋涉到遥远的中东沙漠,一定要去拜访那个古老的苏丹王国。”

我是几年前在一次漫长的旅行中,从阿拉伯半岛渡过红海,踏上苏丹的土地的。坐在那艘名叫“铁达马尼”号的客货混装船上,我忙着看红海日落、日出,拿着相机拍摄各种风景、各种乘客。等我闲下来的时候,我想到了摩西带着众人渡过红海的情景,想到了凯伦·布里克森写的名著《走出非洲》以及同名电影,想到了海明威笔下的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,还想到了《狮子王》中的非洲草原和那难忘的旋律。但是,我一点也没有想到20多年前我在一位女同学的笔记本上写的那句留言。

如今想来,那好像是一句预言。冥冥中,好像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在引导我去实现那个预言,这才是那句话所具有的魅力和分量。

等我在同学的提醒下回想起这句留言时,我已经将那段驾车旅行17个中东、北非国家的经历写成一本书出版了。我想,如果写这本书时,我记起了那句留言,那它的开头一定会写成这样:

1984年6月的一天,一位大学毕业生在给他的女同学写临别赠言时,有些异想天开地写道:“如果我跋涉到遥远的中东沙漠,一定要去拜访那个古老的苏丹王国。”

那时候,这句话,对他、对她,都过于玄幻,连梦想都算不上。

但是,N多年后,他终于走过了遥远的中东沙漠,踏上了古老的苏丹王国的土地。当他来到那里时,他忽然想到了那句赠言,仿佛是它在冥冥中指引着,让他

实现了一个看似遥不可及的梦想。

而她,在得知他的经历后,也在地球的另一端暗暗想:“他真的做到了!”

将来这本书如果再版,我一定会把开头改成这样。而在写到我踏上非洲大陆、进入苏丹王国的时候,我也会再次讲述一下这段往事,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不露声色地写道:“第二天上午10点多,铁达马尼号船缓缓驶进苏丹港,非洲大陆静静地展现在我面前,渐渐变得清晰、真实起来。这一天恰好是感恩节,当轮船靠岸后,我收拾起行李走出船舱,踏上了苏丹的土地,也是非洲的土地,那一刻,我感觉那片土地像火一样滚烫。”

有时候,你年轻时的愿景,真的会在很多年后成为现实。也许你忘了自己曾经许下过什么诺言,但你只要相信自己,让心去旅行,你就会走到你梦想的地方。

(本文为央视电影频道导演、作家)